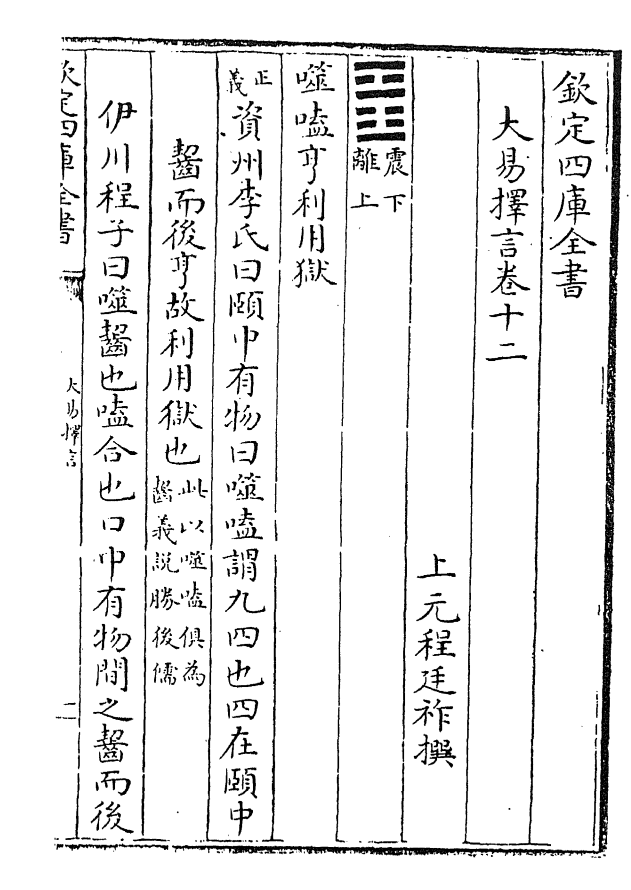


經部



大易擇言卷十二

上元程廷祚撰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正義 資州李氏曰頤中有物曰噬嗑謂九四也四在頤中齧而後亨故利用獄也此以噬嗑俱為齧義說勝後儒

伊川程子曰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

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

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紫陽朱子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

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

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

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

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柔上行以至於五而

得其中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

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

占也

辨正　愚案噬者齒之自上而下嗑者齒之自下而上二用全而口乃能以齧物噬嗑之義齧盡之矣且獨言噬而嗑亦在其中故爻辭言噬而不言嗑也後之解者泥於序卦傳動曰嗑而合之以噬為齧以嗑為齧之而得其合其說雖无害於大義而頗覺支離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

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正義山陽王氏曰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也

崔氏憬曰物在頤中隔其上下因齧而合乃得其亨焉以喻人於上下之間有亂羣者當用刑去之故言利用獄

伊川程子曰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

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

愚案頤中有物則頑梗未化而不得其亨矣於是威斷之用行而刑罰之事起所謂噬嗑而亨也剛柔分動而明下震上離各著其能此以卦體之分而言也雷電合而章内動外明相濟為用此以卦象之合而言也分合對言宜如此看柔得中而上行謂離體在上光明而位乎尊也震而在下離而在上非剛柔之定體所宜故謂之不當位雖不當位以柔而得中故利用獄也噬嗑晉睽鼎四卦皆言柔之上行

亦皆離也而噬嗑獨言不當位其指剛上柔下之定體而論无疑猶未濟之不當位也若晉睽鼎則上下俱柔卦矣

通論 徂徠石氏曰大凡柔則言上行剛則言來柔下剛上定體也剛來如訟无妄渙等剛體本在上而來下上行如晉睽鼎噬嗑等柔體本在下今居五位為上行此說論上行則是論來則未必然

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解

朱子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分猶均也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别有義又曰剛柔分語意與日夜分同（蒙下剛上柔或上剛下柔之卦皆可謂之剛柔分）

徐論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中不當位也施於用獄无若柔中之為利蓋人君止於仁不以明斷稱以皐陶寧失不經曾子哀矜而勿喜之言觀之則不在明斷審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正義南陽宋氏曰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能伏物故須雷電並合而噬嗑

備

侯氏行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勑法以示萬物也

伊川程子曰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

與威以明其刑罰勅其法令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辨正　中溪張氏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

通論　進齋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

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

敬軒薛氏曰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

體用法貴乎威明並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為

體用法貴乎明慎並用

虛齋蔡氏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此以立法言故曰先

王若豐折獄致刑以用法言則曰君子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正義山陽王氏曰居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

者也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

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

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石澗俞氏曰校獄具也初在下趾象也滅沒而不見也以剛物加於著屨之足而沒其趾故曰屨校滅趾懲之於小戒之於初則不進於惡故无咎

柴氏孔穎

逵亦訓滅為沒

鳳阿姜氏曰滅沒也言屨校於足而遮沒其趾非傷滅其趾之謂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正義山陽王氏曰過止於此

伊川程子曰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盖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辨正 愚案膚者浮軟之物以喻惡之未實者噬膚而至於滅鼻恐惡之藏伏於隱微而深入以窮其所起之端不欲使其復萌也如此則用獄之道得矣故无咎舊説似失其旨且於象傳之乘剛亦多不得其解

存疑 衡水孔氏曰六二處中得位是用刑者膚是柔脆之物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乘剛而刑未盡順噬過

其分故至滅鼻言用刑太深也刑中其理故无咎

伊川程子曰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滅没也深入至没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强之人刑剛强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祭有膚鼎盖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

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辨正 愚案剛為天德柔出其上謂之乘剛多於震之中爻發之者以震初爻得乾之最先尤為天德之至者也此傳言六二噬膚滅鼻不肯約畧治之而必深求焉者以其人之乘剛而不知有天德故也舊説誤矣前已見也二

存疑 衡水孔氏曰乘剛者釋噬膚滅鼻之義以其乘剛故

用刑深也

伊川程子曰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正義山陽王氏曰噬喻刑人腊喻不服毒喻怨生

伊川程子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三處不當位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

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紫陽朱子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辨正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折中曰案此亦借爻位之不當以明其所處之難爾非其所行有不當也若所行有不當則施之刑獄其失大矣安得无咎又豈獨小吝而已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正義 吳郡陸氏曰金矢者剛直也噬胏雖難終得申其剛直也

伊川程子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

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爲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爲善

通論 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閒者以爻言則

居近君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

童溪王氏曰以一卦言之則九四頤中之物也所以為強梗者也以六爻言之則九四剛直之才也所以去強梗者也肉之附骨者謂之胏而又乾焉亦最難噬者也然三之於腊肉則遇毒而四之於乾胏則无是患者剛柔之才異也

建安丘氏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

五之柔為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爻以四之剛為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吉之言獨歸之四而他爻謂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存疑

紫陽朱子曰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

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金矢解與諸家異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愚案四初交離體而阻於羣陰之間故言未光得金矢而利艱貞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正義紫陽朱子曰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愚案乾肉以喻獄之已成者黄金以喻中實之情治獄而獲其情五之明為之也然有明而恃之亦非盡善之道故又曰貞厲无咎程傳以得黄金為得

通論語類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九四之剛以為助恐未必然

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朱子曰亦是文中原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徳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

餘論

西溪李氏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

谷氏拙侯曰四先艱而後貞者先以艱難存心而後出入囹不得其正此獄未成之前詳審之法人臣

以執法為道也五先貞而後厲者雖出入无不得正而猶以危厲惕其心此獄既成之後欽恤之仁人君以好生為德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汴水趙氏曰釋彖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釋彖以位言此以事言六五以柔用獄行以正厲其无咎者

得用獄之當者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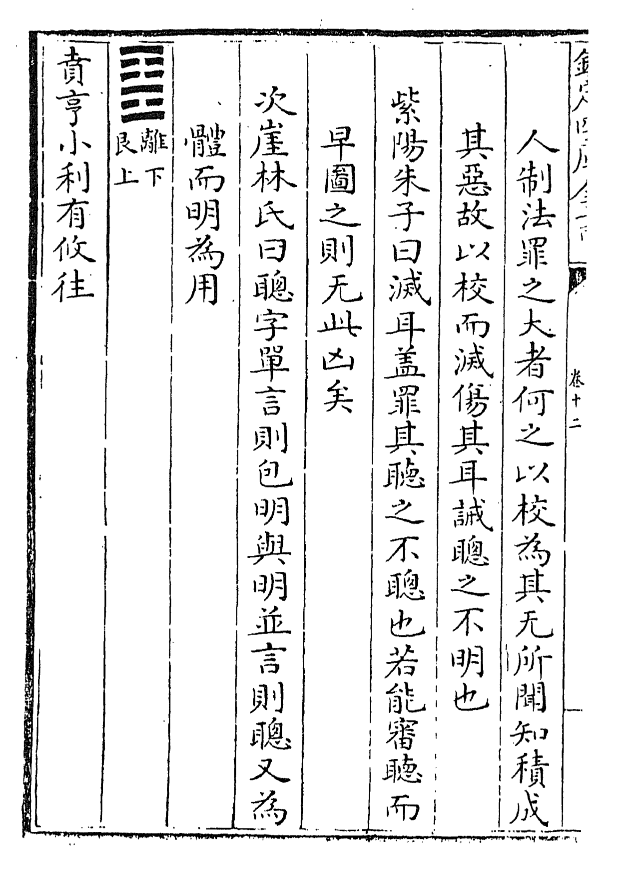
正義伊川程子曰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紫陽朱子曰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辨正 白雲郭氏曰初上滅字或以為刑獨孔氏訓沒屨校桎其足桎大而滅趾何校械其首械大而沒耳也或以滅耳為刵滅鼻為劓滅趾為剕書注劓刵輕刑呂刑剕辟為重故漢斬趾同於棄市方初九小刑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



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誡聽之不明也

紫陽朱子曰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聽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次崖林氏曰聰字單言則包明與明並言則聰又為體而明為用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正義伊川程子曰賁者飾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彚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紫陽朱子曰賁飾也卦内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内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

故小利有攸往

秋山王氏曰徒質則不能亨質而有文以加飾之則可亨故曰賁亨然文盛則實必衰苟專尚文以往則流故曰小利有攸往小者謂不可太過以滅其質也

石門梁氏曰賁者文飾之道也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賓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

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質者无不待於文也文則无不亨也然既亨矣而曰小利有攸往何也文飾之道但加之文采耳非欲變其實也故文之過盛非所利也但小利於有往而已矣世之不知本者或忘其當務之急而屑屑焉於文飾雖欲其亨亦安得而亨乎

張氏彥陵曰離德文明莫掩則无徑情直行之弊行之可通故亨艮德止而不過又有不盡飾之象焉

故用文者亦但可少有所飾不可務為盡飾以戕

其本真故曰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

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正義新蔡干氏曰四時之變懸乎日月聖人之化成乎文

章觀日月而要其會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

伊川程子曰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

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柔來而文剛故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故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

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大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卦名下亨字疑衍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止謂各得其分

潛齋胡氏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

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

是以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

雲峯胡氏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故本義於柔文剛則曰陽得陰助於剛文柔而不曰陰得陽助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為主也

張氏彦陵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二者皆以質為主

何氏玄子曰剛為質柔為文柔來文剛是本先立矣而文行焉故亨分剛上而文柔者非以剛為文也分剛畫居上而柔始得成其文不然无質之文非文已

折中曰案亨與小利有攸往皆指文而言之故柔來而

文剛者見剛當以文濟之而後可通也剛上文柔者見柔當以剛節之而柔之道不可純用以行也何氏張氏質文之說極明○又案剛上文柔而曰分者本於內之誠實以為節文之則乃是由中而分出者故曰分也

愚案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內卦以剛為本而柔文之此有忠信之心而行禮也外卦以柔為本而剛文之此禮既行而猶歸之於忠信也以剛為本故言

亨以柔為本故言小利有攸往此謂本之當重而文之不可徒行也體象以迴環見意○分字之說折中不可易矣

辨正　伊川程子曰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

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内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東坡蘇氏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説而其最著者賁之彖傳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為賁此大惑也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易

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非是卦也則无是言也

童溪王氏曰夫賁之所以亨者以六二之柔來而文初九九三之剛故也離本乾體也坤再索於乾以成離故曰柔來而文剛此非世儒所謂坤之上六

來居二位也所謂小利有攸往者分上九之剛上而文六四六五之柔故也艮本坤體也乾三索於坤以成艮故曰分剛上而文柔此非世儒所謂乾之九二之剛往居上位也

息齋余氏曰本義說卦變專取兩爻相比而相易故多失正意賁與渙其最著者要當隨地而觀毋至於損益亦是卦變以其不可用相比相易之例遂止曰卦體疑皆未當也

愚案内卦離本剛體柔來而文其中爻外卦艮本柔體剛分而文其上爻此皆據成卦之象而言非其固有則謂之來不必言來自外卦亦不必言來自坤也由此而去則謂之分不必言分自内卦亦不必言分自乾也自荀虞諸先儒求柔來剛上之義而不得始謂泰變為賁初无義理程子以下以剛柔專主乾坤稍為近正至本義又為自損與既濟而來之説余氏議之當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正義山陽王氏曰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

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獄

伊川程子曰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

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

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

而无敢果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愼也豈

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

矣象之所取惟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紫陽朱子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節齋蔡氏曰有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賁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賁則文飾而沒

其情矣

通論 紫陽朱子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於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與周禮秋官同意

何氏玄子曰吕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茍恃其明察而縁飾以没其情民且有含寃矣故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治獄之多寃未有不起於文者此皆敢心誤之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正義 伊川程子曰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

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

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

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

子以為賁也

紫陽朱子曰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

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正義漢上朱氏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於頤須所以賁其頤也

紫陽朱子曰二以陰柔居中正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石澗俞氏曰二三相賁柔來文剛故亨文當從質非

質則不能自飾陰必從陽非陽則不能自進六二
純柔必待九三之動而後動故曰賁其須
蔣氏仁敬曰六以二居中故有賁須之象須於人身
无損益於軀體但可為儀表之飾周旋揖讓進退
低昂皆隨面貌而動使人儀舉者文采容止可觀
故象曰與上興也
何氏玄子曰須陰血之形而柔所以文剛者然陰柔
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頤

也大抵剛為質柔為文文不附質焉得為文故二必責其須以從三五必責於丘園以從上聖人右質左文之意於此可見

存疑

兼山郭氏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失得故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正義 侯氏行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須之象也上承於三與之同德可相與而興起也

通論 梅巖袁氏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

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石澗俞氏曰九三處六二六四之間故曰賁如濡如文過則質喪質喪則文弊要當永久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

雪松潘氏曰三本剛正特慮其為二隂所陷溺未免有滅質之患故有永貞之戒

何氏玄子曰以一剛介二柔之間賁之盛者也曰濡如者猶詩言六轡如濡謂所飾之文采鮮澤也然

受物之飾恐為物溺故戒之曰永貞吉長守其陽剛之正而不為陰柔所溺則不至以文滅質矣

愚案九三居離體之極戒以永貞防其文勝也諸家謂恐為二陰所陷溺意指稍晦其所由來蓋自互坎之説矣

餘論 伊川程子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釋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

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辨正　愚案陵者勝也言九三不使文勝於質故文亦終不得而勝之此其所以吉也以為陵侮之陵未敢謂然

存疑　伊川程子曰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貞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節齋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正義 紫陽朱子曰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无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

石澗俞氏曰髮白為皤馬白為翰禮記云商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氏註云翰馬白色也四當賁道之變文返於質故其象如此

石門梁氏曰六四在離明之外為艮止之始乃賁之盛極而當反質素之時也故云賁如皤如夫初之舍車為在下而无所乘故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乘矣故云白馬翰如人既質素則馬亦白也

折中曰案程傳沿註疏之說本義又沿程傳之說皆以為初四相賁而為三所隔故未得其賁而皤然也然朱子語類以无飾言之則已自改其說矣故以後諸儒皆以皤白為崇素返質之義實於卦意為合

通論

愚案外卦以艮止爲徳大槩主於崇素返質之意然四五上三爻亦各有其義藴不得漫然而皆以爲白賁以爲无飾也盖九三文勝於質而六四則質勝於文質勝者見爲樸畧闇淡則可而豈得謂之无飾乎皤如翰如皆言其有飾而若无也六五爲用儉而得其中上則惟存忠信誠慤之心以爲文飾之本而已此三爻之别也○易言匪寇婚媾者三各有其義也之六二言不可安於非類而當求

其嘉耦也睽之上九言喜懼疑信之莫定也此文之義蓋以文少質多人所難近然能相與以篤實則非所以為害匪寇也且中心相好之至婚媾也宜如是解然舊説无及此者姑以待學者之審擇焉

存疑山陽王氏曰有應在初而閡於三為已寇雖二志相感不獲通亨欲靜則疑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内懐疑懼也

伊川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讐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

紫陽朱子曰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

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寇讐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漢上朱氏曰純白无偽誰能間之始疑而終合故曰

終无尤也

紫陽朱子曰當位疑謂所間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愚案不言皤如翰如而特目六四者蓋卦至此爻乃天下尚文之時而四獨崇質其曰當位疑者疑其不合於時宜也猶言居今之世而為此事也然而四之所執則是故以終无尤明之舊解似誤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上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雲峯胡氏曰不賁於市朝而賁於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實也

辨正 語類問賁於丘園安定作敦本說朱子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為盛多之貌非也戔戔者淺小

之意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

吉

又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

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

賤從金則為錢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

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

卦有反本之意

存疑 穎川荀氏曰賁飾丘陵以為園圃隱士之象也五為

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賁於丘園也戔戔剪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剪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剪製而

成用也

愚案先儒解此爻多以為禮賢聘士之義如荀氏之說是也自輔嗣注易不用此說故孔仲達謂爻象无待士之文此乃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此安定之說之所本也外卦以艮止為徳而在於賁自宜以返本崇儉為正義王孔以前之解可不必用至程傳尤為艱曲朱子駁之當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正義 方氏孟旋曰於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非自喜也為世道喜也

通論

折中曰彖傳於五位多言有慶慶大而喜小也此爻居尊而返樸崇儉亦可以易俗移風而但曰有喜者且就一身无過言爾如无妄五損四兑四之例皆以无疾為喜若推其用則化成天下慶在其中矣

上九白賁无咎

正義紫陽朱子曰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秋山王氏曰上以陽剛爲成卦之主居艮止之極當賁道之終止文之流於終終則返而質矣故賁道成而无弊无弊故无咎

梅邊熊氏曰白賁云者終歸於无所飾也賁之取義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於質

通論 語類問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朱子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案外卦三爻皆主返本而有淺深非至六五始返本也

進齋徐氏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賁初賁其趾二賁其須三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為貴四皤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

雲峯胡氏曰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

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六二柔來而文剛主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爲文故曰賁其須須之麗於身最爲虛文也然陽氣不盛不足以賁其須故曰與上興也上九分剛上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爲文故曰白賁白本非所以文也然文之初興必自

質始則白固在衆采之先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衆采之後是以白者賁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上得志也以其在卦之終主賁之成是以得遂其篤實之志深明質之與文未嘗相悖故

言无咎蓋行與時違疑於有咎也

愚案得志之說項氏得之

大易擇言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擇言卷十三至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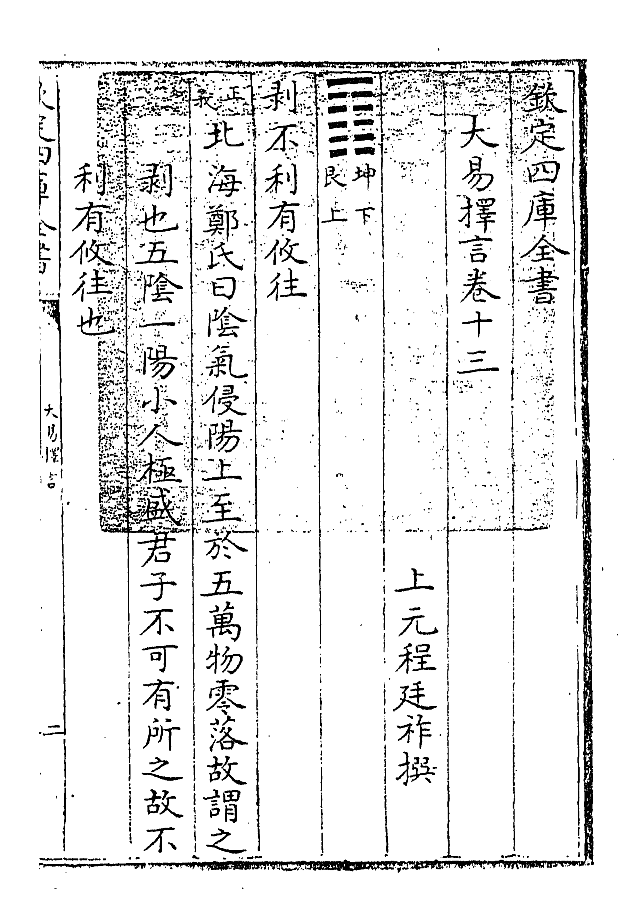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曕棻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王應垣



大易擇言卷十三

上元程廷祚撰

䷖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正義 北海鄭氏曰陰氣侵陽上至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剥也五陰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

伊川程子曰剥者羣陰長盛消剥於陽之時衆小人剥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紫陽朱子曰剥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内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餘論

草廬吳氏曰以卦體而言則陰長已至於五僅存一

陽再往則并一陽消之矣故不宜有往以占者而言則小人極盛之時當順時而止不可以有所往也案此與熊氏說雖非正義亦理之所有故存之

梅邊熊氏曰不利有攸往爲上九君子謀也然諸陰爻多凶亦豈小人之利哉君子於此時當順時而止以待得輿之日小人當以貞自守不宜進迫於君子以自取剥廬之禍是小人亦不利有攸往也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

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通論　陳氏隆山曰夬彖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

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蔓菲浸潤以侵蝕之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

雲峯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剥獨言之者為處變君子言也消息盈虛四字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剥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剥曰天行復亦曰天行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正義 衡水孔氏曰上以厚下安宅者剥之為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剥也

劉氏長民曰山以地為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君以民為本厚其下則君安於上

涑水司馬氏曰基薄則牆頹下薄則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

伊川程子曰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紫陽朱子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摇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存疑　會稽虞氏曰山高絶於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

愚案山附地以立猶上之恃下而安也此以義明象而發治剝之道與他卦之取象不同自虞氏以附地為被剝正義程傳皆據之恐誤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正義　伊川程子曰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

謂消亡於道也

紫陽朱子曰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存疑石澗俞氏曰陰之消陽自下而進初在下故為剝牀而先以牀足滅於下之象當此不利有攸往之時唯宜順時而止耳貞凶戒占者固執而不知變則凶也

折中曰此說是以蔑字屬上句讀蓋自象傳滅下看出亦可備一說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正義　會稽虞氏曰牀所以安人在下故稱足先從下剝漸至於上故曰以滅下也　案程傳以滅為沒似與剝義不合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正義　伊川程子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辨正　或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以自為凶朱子曰自古小人滅害君

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愚案易之吉凶視乎理之順逆而已凡所謂凶皆小人而逆理者也若君子則雖處剝之世不過順時而止何凶之有即不幸而為比干之死箕子之囚亦未嘗有幾微之不順於理而可以謂之不吉也

觀此卦初二兩爻皆言蔑貞凶又六五以宮人寵則无不利而上九又有小人剝廬之象可見天下无凶則已有必小人當之也晦翁之說誤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正 愚案與者助也六二下不至于剝足上不至于剝膚其危陽在輕重之間其自處在隱顯之際而經之繫辭與初无以異者以其形迹雖未昭著而實无助陽之心者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陰之侵剝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

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紫陽朱子曰言未大盛

泉峯龔氏曰六二陰柔中正使有陽剛之與則必應之助之而不為剝矣惟其无與所以離於群陰之中而為剝若三則有與故雖不如二之中正而得

无咎

六三剝之无咎

正義　頻川荀氏曰衆皆剥陽三獨應上无剥害意是以无咎

山陽王氏曰與上為應羣陰剥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剥可以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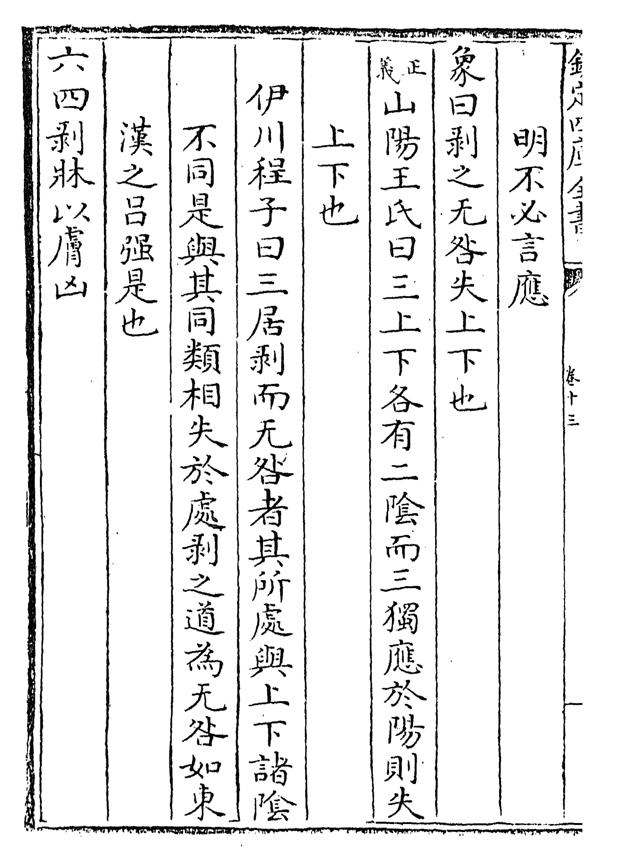
伊川程子曰衆陰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剥之時為无咎者也

紫陽朱子曰衆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折中曰王氏程子皆以

剝之无咎連讀言此乃剝時之无咎者也玩本義似以剝之為剝去其黨

辨正

愚案內卦坤體坤者順也正則為順於理不正則為順於時勢而已故其在於剝大率以害陽為主初與二之蔑貞是也三處順極其勢稍衰又見外卦之艮而止故雖在羣陰之中而獨異於衆剝之者自剝而不剝陽也猶氷雪之消釋於春日也夫為氷雪以成隆冬陰之咎也見晛曰消而何咎乎此六三之所以无咎也舊說以應上解之然爻義自



明不必言應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正義 山陽王氏曰三上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

伊川程子曰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强是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正義伊川程子曰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紫陽朱子曰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正義伊川程子曰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

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紫陽朱子曰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通論

張氏彦陵曰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則告陽以制陰之道曰畜臣妾剝陰長已極不可制矣則教陰以

從陽之道曰以宮人寵

伊川程子曰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存異）

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

愚案六五以艮止之體而適當柔中之位故以宮人

寵其虔次於坤之黃裳者也程子以為剝及君位

其凶可知夫五位不必皆君而卦體爻位之吉凶

則有一定聖人未嘗以意為之也觀卦雖屬陽消

以九猶居尊而謂之大觀在上豈別設一義曰扶

陽之道當如是乎此爻亦猶是矣

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羣隂消剥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隂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正義 伊川程子曰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亂極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若小人則當剥

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廬取在上之象

紫陽朱子曰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通論

伊川程子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

雲峯胡氏曰乾為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

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剥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剥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虛齋蔡氏曰易固為君子謀然其為君子謀者亦所以為小人謀也觀小人剥廬之辭可見蓋道理自是如此天地間豈可一日无善類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聖人非始為是抑彼以伸此也

喬氏還一曰碩果不食核也仁也生生之根也自古
无不朽之株有相傳之果此剥之所以復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通論紫陽朱子曰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
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剥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
无所容其身如自剥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
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曽有存活得
者否故聖人於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

廬終不可用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正義 臨淄房氏曰出入无疾害之者喜陽氣之復朋來无罪咎之者欲衆陽漸進之意

伊川程子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

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

勝之也反復其道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陽進則隂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紫陽朱子曰復陽復生於下也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内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

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案疾字之說傳義微有不同然觀彖傳言順行則本義較長

雲峯胡氏曰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専言一陽往來其數如此

張氏彦陵曰反復其道猶云反復計其程道也此二句正見天運自有定期君子不可不善承之耳

鄭氏亨仲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為戒故曰八月 通論

紫陽朱子曰七日止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柔日月亦當取義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

正義伊川程子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

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紫陽朱子曰復亨剛反剛反則亨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德而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陰陽消息天運然也利有攸往剛長也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

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辨正 伊川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皆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

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

難

紫陽朱子曰天地以生生爲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

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

之用一陽未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動之機

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

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

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无所不在然却有未

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

用以該其體爾

又曰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濂溪就回來處

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

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

意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

只一般只是所指地頭不同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蔡王輔嗣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

為心者也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

石澗俞氏曰天地之心謂天地生萬物之心也天地生物之心无乎不在聖人於剝反為復靜極動初見天地生物之心未嘗一日息非謂惟復卦見天地之心也或謂靜為天地之心非也或又謂動為天地之心亦非也

愚案天地之心不已者也自其不涉於形象有靜之名自其流行於物變有動之名動靜雖殊无往而非天地之心也論復之為卦一陽處乎極下而動

體已萌以是為天地之心程子之說其近之矣然此一陽本无聲臭之可尋則輔嗣之所謂動息靜中者亦未為失也兩家各執其是不无見仁見智之弊當以石澗之論折衷之夫知其无乎不在則剥之碩果不食亦可以見天地之心豈惟復哉而聖人獨於復言之者恐人致疑於剥復之閒而謂其有幾微之或息也非欲以動靜言也

通論 横渠張子曰復言見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

情心發乎微情發乎顯

伊川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建安丘氏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剛長言復之一陽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雲峯胡氏曰天地生復之心即人之本心也皆於幾

息而復萌之時見之

敬菴吳氏曰天地以生物為心所謂仁也復之一陽初動仁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正義 伊川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

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紫陽朱子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通論

語類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善端之萌亦甚微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朱子曰然

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復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

楊氏文源曰閉關靜以養陽施命動以制陰王者於始復用意深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柢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

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

龜山楊氏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未形而復其復不遠矣故不至於悔而元吉

紫陽朱子曰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石澗俞氏曰初居震動之始方動即復是不遠而復復之最先者也故不至於悔而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正義山陽王氏曰所以不遠速復者以能修正其身有過則改故也

伊川程子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雙峯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緜緜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小有所差而其慊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即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者也人唯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為善之幾而无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於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於悔焉則人欲去而天理還矣此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所以美而吉也

紫陽朱子曰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陽為仁行已在其上附而順之是降下於仁所以吉也

伊川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通論　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蓋有深旨克已復禮為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為仁二去初未遠上无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為下仁也至四但言從道而不謂之仁蓋道者舉

其大凡不若仁為至切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

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汴水趙氏曰三為震動之極故曰頻厲危也即人心惟危之危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正義衡水孔氏曰中行獨復者處於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陰已獨應初居在衆陰之中故曰中行獨自應初故曰獨復

紫陽朱子曰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

愚案此爻以居四陰之中而曰中行以中行而曰獨復語勢相因卦名為復不惟柔有所復也即剛亦

自有所復若謂四之獨復爲獨與初應則羣陰爻之言復皆將復於何所而初之不逺復其復又爲何物乎不知復之在初者謂之剛反在二爻至五爻則知有剛而不迷者也區區以爻位求之已非通論而獨謂四與初應而後有復可乎

伊川程子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葢四以柔居羣陰之閒初方甚微不足

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隂居隂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蒙齋李氏曰此說誤矣凡卦中之凶咎多言於可疑之爻若此爻之吉不待言而後見也何也爲善便吉爲惡便凶易之定理若云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則二亦不能獲吉三又豈能无咎哉　案李氏此說最爲有

理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

紫陽朱子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

悔之道也

通論 雲峯胡氏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可无悔矣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與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正義 臨川王氏曰能以中道自考則動作不離於中

石門梁氏曰中以自考言以其有中德故能自考其善不善也

愚案中為天德考者溫故知新日就月將之義惟其反復之而不厭是以謂之敦也程朱本之注疏以考為成不免艱深故今存王氏梁氏二說

存疑　伊川程子曰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

謂成其中順之德

紫陽朱子曰考成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於十年不克征

正義伊川程子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

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進齋徐氏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无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

楊氏文源曰心為天君以其國君言喪失其本心也

何氏玄子曰坤本先迷今居其極則迷之甚矣言迷復即昏迷而不知所復之謂行師以下皆假象以喻一心不能馭衆動徇物必至喪天君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

楊氏文源曰心為天君惟君能役羣動而反以羣動役與心之道相背馳者也

大易擇言卷十三